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五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八



公移一

紹興府

試院曉諭榜

咸淳六年
庚午監試

竊惟靈於萬物而為入秀於萬民而為士綱常所賴以扶持國家所資以其治自昔莫不皆然我朝尤所加重三年頒詔與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視冊拜公孤之儀等士生斯時而應斯詔亦宜何如其自重哉義我其冠裳然舉首嘿嘿就列各奏所長以側耳鹿鳴之三章而安意丹墀之獨對士之自重固

陳子

莫不然奈何士之貴重歌艷者眾及其既久遂成雜糅市井游手敢乘時袞入以撓群村鄙富民敢妄意乞餘而濫吹使刻苦平生待聘一朝之士長廊寸晷既苦於橫目無籍之喧拏西風走鈴復扼於銅臭小夫之攘竊有識慨歎幾年于茲乃者恭遇公朝力革斯弊盡復祖宗三日連試之舊制痛懲市井一時溷擾之囂風披沙石所以揀金去鷓鴣所以來鳳凡我士類孰不忻忻況越為帝鄉恩數獨殊於儔等士多魁傑文聲赫奕於方今其能率先四方倍加自重以無負聖天子所以崇重作新之意必矣何俟某贅禱

沈某見申妨嫌俟候出院亦何敢贅禱然有舊遊場
屋之鄙見或可愛助冒昧稟聞其嘗謂我輩赴解試
便當視如赴省試省試拂明待門寂然無譁解試或
夜半喧呼先索其氣此以解省二其心而未能如省
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省試入門徐行彼此
禮遜解試或排門項擁相蹴至顛此以解省二其心
而未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省試見
題就位即刻操筆往往未午了卷解試或雜聚簾前
或紛走廊廡不覺日西至夜方寤此亦以解省二其
心而未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赴解
試如赴省試則赴解試即赴省試氣象雍裕有開必
先萬里脩程於茲發軔其謹之哉其念之哉他或市
井游手村鄙富民尚敢不悛自有法在其為士者謹
勿預併乞台照某申稟

又曉諭假手代筆榜

竊照士君子鍾扶輿清淑之氣為天下第一流品平
生讀書三年待試近之榮親在此舉遠之致君在此
舉上之報答造物下之利澤生民在此舉此一字千
金不換之軒也此足穀多財之家平日驕我侮我者
一旦望我青雲之上羞媿俯伏之時也近世乃有為

微利所動者反為富民代筆攬取本身元有之材料而暗虧平生遠大之前程不曉何見真可痛惜世有富商大賈一旦失其本心者得乞丐人一二糖飴反盡平生所有珍寶財產以予之攬接乞丐為富人而自身情願受飢寒讀書人為村人發解及第而身其淹賤者何以異此越為帝鄉士風素厚學識素高固萬萬無此近世既多此風不容不憮及之其中稟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元不相干為士者多貧雖至仕官尚苦困乏惟為農工商賈而富者取為可慶最當知足蓋人若不曾讀書雖田連阡陌家貲鉅萬亦只與耕種貧賤者同是一等齊民而乃得高堂大厦華衣美食百人作勞一身安享不惟一等齊民不能及之雖貴而為士至於仕官祿賜有限憂責無窮亦豈能及之富室若不知足又當何人知足近來風俗不美富室間不安分更欲揮金指財假手代筆攬竊士人科第盜取朝廷官爵敗亂官箴賺誤百姓試且思量老天肯否故人衆勝天之時雖得熱鬧粗曠婢僕及至天定勝人之後終納敗缺喪敗戶門有因一時僥倖之後狂圖六結不重費而敗者有因徂於為富之故習負黷犯賊而敗者有臨宮不能勉事書州不

能動筆受成它人爲其所累而敗者比比皆然人苦
不察耳然此猶以近世之通弊言也今朝廷清明痛
懲弊倖以清入仕之源前舉省試前名覆試不中尚
不沾祿徒然破家求榮得辱可爲明戒今舉又備奉
朝省指揮應代筆僥倖者根究決配本州以人情給
解帖者將來覆試不行知通教官一體坐罰號令方
新斷在必行預告富家勿討煩惱若知讀書之好若
慕及第之榮但請福上增修力行好事子孫必有讀
書起家親擢科第者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其奉勸

撫州

日抄類卷七

公考

四

陳魯

咸淳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途先發上戶勸

糶公劄

其濫叨牧養適值艱食對越一忱惟欲安富恤貧使
彼此相安而共濟決不敢從事一切抑價勸分置場
拘數使富室或至規避而吏胥得以並緣也然無州
米貴於斯爲極乘時急糶足以接濟鄉曲而利亦在
其中否則價乎復舊雖欲售不能而鄉曲之怨亦歸
之兩失之矣高明當不待多祝職守所係自有不容
已於言者謹茲稟控伏乞台照

四月初一日中途預發勸糶榜

撫之風俗素以好誼聞天下近如饒止翁平價濟鄉曲諸孫皆擢高科登顯仕天下無不散慕之況鄉之人乎撫去歲偶歉糶價浸踴貴官大室固多出糶乃聞間有利在增價密售客販反不恤鄰人之告急者又有尚欲待價未肯出糶忍不思取數之已多者然則好誼之風何在豈偶為利心所汨人苦不自覺耶天生五穀正救百姓飢厄天福富家正欲貧富相資米貴不糶人飢不恤天其謂何況凡仰糶之人非其宗族則其親戚非其親戚則其故舊非其故舊則其奴佃非其奴佃則其鄉鄰彼其平日敬我仰我者果為何賴今一旦遇歉竭彼苦惱無所措辦之錢博我從裕儘可通融之粟此之糶與否彼之死與生君子以仁存心寧不重為矜惻切幾字體

四月初五日中途預約上戶四月十三日到

州面議劄

某近二十八日嚴州道上預與專劄懇請發糶蓋民食到此急矣當沐享允四月十三日度可到郡至日首屈車從面叙懇勤切幾垂訪顯俟顯俟伏希台照

四月初十日入撫州界再發曉諭貧富升降榜
照對本職被命此來專以救荒為第一事對越一念
凜凜慄慄固甚欲恤貧亦其欲安富昨到建德路上
已作劄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
沿途探問乃聞閉糶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稅戶何以
為心甚至聞金谿管下嘗有飢民羣擾富室此固小
民之罪獨非富室閉糶之罪乎本職聞閉糶者籍搶
掠者斬此辛稼軒之所禁戒而朱晦庵之所稱述兩
下平斷千載不易萬一事有不獲已當職安得尚從
姑息而已乎今來姑以富室之閉糶飢民之搔擾皆

本職前項約束未到之先特於本職入境之初再此
開諭併布心腹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敷數不抑價不置場並不留片紙
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搔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富我者果何為官
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乘此價踴頓數急
糶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為百姓
立而請命於富室富室不聽即以身歸而請
罪於朝廷無緣敢一日強顏獨飽於飢民之上
惟富室思之

一今與小民約官司既以禮勸富室至富室必能以義救爾民爾民只得小心聽候告糶

右仰爾民當知貧富不同各有天命荒年方仰富室為衣食父母不可苟生怨望富室之心安分忍耐度此艱厄凶荒之後必有豐年他日尚要做人今日不可胡亂做事有犯到官決不輕恕未能救命反先得罪惟爾民戒之

一急糶者富室也待糶者飢民也官司既不以文移滋吏奸則通此脈絡於公私上下之間者鄉曲好誼之士也

右請貴寓之賢學校之英鄉閭若冗抱道未仕之彦各以天地民物為心各以父母鄉邦為念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之貧者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為州縣之耳目不接者其所弘濟何可論云蓋聞天之生人惟_有愛人人眾不能盡皆契天天定則又時加汰治凡其飢厄之歲皆其外降之機富室在豐年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怛而濟惠或頑忍而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小民在豐年善惡未白也及至荒年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

小民之善惡見矣賢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降生人於斯乎決於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自此而禍敗此外降也貧者或飢過而溫厚或官刑而滅亡此外降也天道循環自昔皆然但人生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瞻之百年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貧富易位外降曉然是可以觀天矣是當思所以契天矣此皆吾州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請推廣其託遍諭此意人心不甚相遠必有惻然動心者須至曉諭

四月十三日到州請上戶後再諭上戶榜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糶者曲體富室之情也急謀貧民之食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兩有愧色也於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真真而徒徇其踴價繼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爲此虐悖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人心者也事與心違而不布其失於境內是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益愧也興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

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民固不能太守亦不能而能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今權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忍斲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其愧也蚕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徧育於天下而五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飢死矣而五穀尚忍為我

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蚕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有媿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雞犬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詡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已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媿於人何如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又何富之可安自我 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已未之變亦幾岌岌賴我先皇帝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亦遂得再土此土

宅此宅田此田日積月累以有此富是我性命朝廷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在朝廷雖貸我粟賦我財或甚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厚以待我而我猶忍於自私其有愧於朝廷又何如也愧於天愧於人愧於朝廷富室而興言及此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之愧發於中心而不能自己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爲太守雪此愧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則可媿者立變而爲可榮可賀之盛事也官雖勸糶而我自勸分也富室而果有能此者糶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賞糶一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擢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州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四月十四日再諭元約不到上戶書判

官司既不抑價上戶自宜糶米其或米受劄米赴請者恐是一位牽於衆位耳儘自不妨但朝廷遣官急救飢民未入境時先具請劄及既入境又自見饑孺滿野却欲早知各宅何日發糶案備帖再差元投劄虞候京聞各宅取發糶日分狀回報以慰拳拳願俟

之心數目借貫却一切不敢問

四月十四日再曉諭發誓榜

昨當職在紹興府被命之初聞本州大飢而富室閉糶不勝駭懼即採訪於相隔千二百里之外發劄於未到三十餘日之先預期十三日到州交事即於當日禮勸上戶昨日十三已荷上戶如期到州面行勸諭訖但元請只是在遠約模非見在州縣按籍點請者比不過略請幾人面見一番囑其歸而次第轉諭耳安得人人遍及竊慮深村遠地未悉此意所合於禮勸次日再行榜諭通知米貴至此自當乘貴發糶

抄分類卷一十八 公署一

十一

陳昌

官司既不抑價又何待勸其間好誼之家請自行饒潤以惠鄉曲須仰處處發糶庶幾飢民各有依靠不至逐出流散致荒田作若十日之內不糶者輕則差官發廩重則估籍點配三辰在上一語必酬

四月十四日未艾官嚴發實諸坊廂人戶糶米曆

當職入境近城以來多有坊廂人戶陳乞給曆若果係飢民豈容不給其人或自可過活亦不容不審聞本州元行勸糶均及鋪家亦非易事也當職每見所在給曆有錢者計置廂分而多得無錢計置者合當得曆而反不得曆亦有固當得曆而父子兄弟一家

詐稱合住而多得曆者又有府第宅舍幹人輜菴月請主家俸給而亦以無產業求曆者曆頭糶米比無曆者稍有一兩錢之爭人情便多生姦計實惠難及窮民往往坐此案帖委僉廳東官分廂家到人問誰是合得而未得誰是不合得而反得誰是元不合得而今來陳乞欲得給曆之要鰥寡孤獨爲先貧無道業及不充公私役使者次之着實保明覈定一番庶得均平仍揭示行衙前仰人戶通知不必再來本衙入詞本衙難知虛實狀不再判矣

四月十六日委請諸縣諸鄉都勸糶官牒

日抄公類卷

公移一

十二

五十年

照對本州勸糶而不勸分正欲安全稅家彼此相安不敷數不減價不置場移粟然若以官司行之恐終亦不免文移之擾今於各縣禮請寓貴士大夫各充局官請自於其鄉提綱勸諭應有報應文字並請只遣私僕前來投放本職終日坐廳守待到即親手接受親手付回並不經吏手以致停隔其差來投放文字人自當量支路費萬一有執吝不糶之家事不獲已官司自作施行亦決不致使寓貴取怨富家然貴極必賤人取我予此正是從古陶朱猗頓諸公謀富之要策米貴出糶又何待勸勸而後糶已使人汗顏

當職被命此來專以採荒為第一事管下五邑已一體榜諭施行大約外數內樂安一邑又與它邑不同此邑僻在萬山不通舟楫富家蓄米素無和糶獨有苗斛儘可以濟鄉曲在五邑中最為樂土邑內風俗當職雖未能周知如出等稅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略得其槩如詹良卿登仕則甲於一邑四鄉者也曾料院許道州詹季宏官人曾正則官人曾季同官人詹明伯官人皆邑內蓄米之多者而中戶又不與焉如康元甫官人周叔可官人則甲於天授樂安兩鄉者如永豐湖西羅袞教羅運幹之寄莊則甲於雲蓋

一鄉者也他如黃景武官人暨景文景憲景雲等官人四兄弟黃子光官人暨子太子忠鳳孫等官人四兄弟及黃漢舉官人陳季升官人陳子清官人黃晉甫官人黃信甫官人丘子忠官人鄧子清官人張彝仲官人張普卿官人曾季毅官人曾季常官人鄭榮甫官人鄭憲甫官人與鄆甲頭此四鄉蓄米之多者其餘當職未能盡知除一面陸續採訪及懇鄉官次第轉懇今來不以公移勸分而禮請名士宋節幹等十員分鄉提督勸糶不以官司督促而以本心之所同然者往來於文書之間不立官價不立官斛而一

聽蓄米之家隨時低昂接濟糶戶凡此豈但爲飢民
之計正深所爲富室計否則鄰里憔悴啼號其門雖
有粟又烏得而食或甚而飢民懷不肖心羣聚頽洞
富家又能晏然而已乎樂安文風最盛富貴者多賢
此理曉然正不俟當職察察言也且隨價糶米本未
得爲濟民事也賤極必貴貴極必賤人弃我取人取
我予此自昔謀利之要術而富室正不當坐失機會
之秋豈待官司勸而後糶如前所舉三十餘家官民
戶之蓄米者特舉所知而言之其餘或止能糶數
百石或數十石隨其多寡皆合發糶出等戶不必糾
把中等戶中等戶不必推托出等戶米貴急糶各宜
爭先可也然此特取人情之常簡而易行者言之非
敢以薄待吾樂安賢士大夫也其有能於官司不敢
相強之外自發仁心自行好事自減時價真濟實惠
活其鄉井者糶及二千石以上本州並量其資品隨
其志願特加旌賞或徑從本州借補充節制司準遣
糶及一萬石以上本州保明具申朝省未有官者補
官已有官者陞擢此項已牒委提督官保明申矣其
或吝藏如故長價不已亦請提督密具姓名申及密
差人探報當重作施行矣各請乎體毋忽然此爲糶

於本邑者言也又訪聞蓋一鄉田產當本邑三分之一而半歸於永豐湖西羅宅之寄莊羅大族也視利甚輕本亦未嘗不肯平糶而其遠在樂安之莊幹購其主人乘時射利本邑雖不通舟楫而有牛田一小溪直透吉之永豐一社扁舟即泄界外實爲尾閘雲鄉艱食則一邑俱艱命矣此項除帖本縣請急移文羅宅覺察莊幹并請其行下牛田隅保出榜賞一千貫米給捕人籍莊黥幹嚴禁戢矣併合榜示

四月廿五日委臨川司知縣滂出郊發廩榜

南塘饒宅位衆米多向來不卓糶論訴者不一當職

抄分類卷七一 八八教一 一六

到任之初欲先以禮勸未敢輕易遽見施行今當職到已過十日開諭再三明言十日內不糶輕者發廩重者估籍矣饒宅乃方行抄劄所居七十七都人戶而延壽之七十六都七十八都長壽鄉之六十三都皆是饒宅寄產去處到處人煙曰是饒宅佃戶又忍於置之不卹反倡爲胡說惑亂以情妄稱一都自了一都何饒宅後生如林無一知畏天地知畏朝廷耶六十四年前戊辰歲撫州亦曾大糶時朱晦庵之壻勉齋黃先生爲臨川知縣奮然言曰勸糶適足以閉糶惟發廩尚可以活民即日親出巡至河東謝氏莊

問其因何未糶守莊者曰元糶價五百今欲增價也
勉齋即立價二百甫半日發盡謝氏至前待罪勉齋
曰汝不發糶至勞知縣爲汝作幹甲汝亟交錢去若
別有倉廩仰以實告我更親杜價又減矣謝氏自此
盡糶鄰邑聞風相應歲以無飢今日南塘之饒即前
日河東之謝知縣仁者之勇又豈減於勉齋哉請即
驅車親詣南塘將被訴最多之人英一官人英三官
人兩位照黃勉齋例減價發廩米問鄰里之遠近一
切普糶諸位請自次第出糶不伏者亦如之縣事請
縣丞暫權回日仍舊饒宅有拒命者徑與封籍解州

日抄不類卷

八教一

江三各

委周知縣發廩第二榜

南塘饒宅米多糶少又不恤寄產之鄰都坐視租佃
之飢餓已請委知縣躬親發廩矣昨本縣申到陳孟
八官楊茂五官陳茂三官三家不糶本州除已差巡
檢躬親前去封倉外今併請知縣就路與開倉平糶
兼訪聞長壽鄉六十三都地名源頭焦陂陳孟八官
人米穀在門首之左右廣西鄉六十九都地名竹山
口張曾十翁米穀在舊屋其男張紹一郎米穀在閔
源新屋廣東鄉七十一都地名上嵩余靖一官人男
及同都余七三官人各有米在本宅廣西鄉五十六

都地名祖塘楊茂五官人亦各有米在本老皆未肯
糶數內張曾十翁至爲人鏤榜呪罵落地獄營鐵枷
可想民怨矣此項并請知縣就行覈實一體令其照
查監稅陳省元李省元等價每貫會糶米三升穀則
倍之不情願者發廩拒命者封籍追解當職本心只
欲安富卹貧彼此相安元約十日不糶者發廩或封
籍今已過十日之限矣富而恃頑不恤飢民不從禮
勸者若不嚴行是富者愈橫貧者愈困何以上應
公朝差委之命近來吉州太和縣人姓章名庚因長
米價爲雷所擊見立碑太和廟前本州因崇仁饒縣
尉爲富不仁屢勸不率亦已差旗軍統領追請矣况
無官等戶凡爾富室各請自愛知縣爲民父母只得
就此一番出郊賞罰兼行鄉落遍勸務使不拘現錢不
限鄉都處處如此近一貫三升之價方可爲民奏凱
回縣鼓琴詩不云乎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勞己以就民也他日將有指知縣之旅寓魯甘棠之
歌詩者勉之勉之

委周知縣發廩第三榜

知縣親行發廩一出經旬徒御亦良苦然吾民則樂
矣遐想所至黃童白叟日滿早下伸眉爪掌以伸得

食之謝知縣亦必欣然內愜忘其爲勞苦也去歲撫
州之旱臨川爲甚臨川之旱北路爲甚東路林林葉葉
已成知縣蔽芾之陰矣甘路二都如前坪之王宅庫
僧米斗二百足梁岡之鄒郎吳郎郭頭之王秀店邊
之諸陳米斗二百四十足四都如羅湖之吳乙官人
許百三承事米斗又皆二百四十足雖曰出糶飢民
何處得許多錢以糶之然則得食者能幾人歟五十
八都如管頭之何和尚古樓岡下之梁八秀才每其
一百八十雖曰差減而碣頭之孟宅庫則二百二十
矣六十都如黃墓岡庫之黃秀才雖減十錢如新陂

之劉千二郎樟橋之陳千十公則又二百二十矣五
十九都如葉慶二官人出榜每升三十固爲知義而
葉十九官人爲奴僕夾雜鹿穀每斗糶百單五何不
察也如城塘之吳承事出榜每斗減錢十五固亦爲
知義而前坊之劉礮坑之胡擱山院前之吳皆百八
十何不相倣也五十五都知冷水坑之危官人固爲
略減而大橋之李亦尚一百九十也東路北路之飢
一也東路荷知縣一行皆已一券三升聞風競糶北
路如就蒙枉駕所向榜諭有不率者亦發糶一二庶
幾北路飢民無奚獨遺我之然而百里同風矣旅泊

日久天暑向炎其懷不能已僭以所聞告出第君子
民之父母庶幾均愛焉齋釀二掇造寓舉盃相屬之
意領略感荷驩聲凱還媲美勉齋尚當迎馬首稱賀也

五月廿五日委樂安梁縣丞發糶周宅王康宅米

樂安荒政賴局官提督官盡心已見端緒聞數內槐
仁周九十官人龍義康十六官人尚未從勸甚至中
內餓死之人鄰都謂責有所歸非我之咎惟歎息而
不及救此等吝執既非鄉曲之所能勸若不以官司
行之將立而視吾民之死乎本縣梁縣丞康介自持
士民信服帖委前往各家監令照本縣見行市升平

一抄正八

小卷一

二十

學通

糶價出糶價將愈平富室反失機會矣如尚吝執不
伏監糶即請飛申本州別作施行朝廷差官救民他
皆非所暇恤案只令備榜隨行仍差虞候一名前到
丞廳隨直催守

六月初一日勸稅戶陸續販糶榜

照對荒年勸糶不獨爲貧民求飽亦正是爲富室求
安本州今春飢民嗷嗷勢亦可慮近荷寄居稅家減
價出糶遂得帖然闔郡上下皆當知感爲寄居稅家
者近想得知遠處間或不得自安而此幸得安亦必
內愜於心而私自慶矣但六月一月是爲青黃不交

每常大熟年分到此六月亦自艱難何況今年古人
有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萬一救不到頭何濟於
事自今官司州縣局官提督職事與夫發糶之家到
此尤當極力接濟以全人和以迓豐年切不可有一
毫玩弛之心行路百里者半九十為山九仞者虧一
簣當職不勝過計之憂除已具申朝省推行糶米上
戶賞格及體訪遠鄉間有閉糶中止之家節節不住
發廩施行外所合備榜州前併榜帖諸縣再行勸勉
六月二十日委樂安施知縣亭祖發糶周宅

康宅米

鼎志八

八卷一

八

康

本州飢民已荷上寓富室次第發糶小民賴以全活
今新稻亦將熟矣獨樂安縣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
人兩宅米最多而獨不糶為其鄰甲火佃者多餓死
就兩宅中又獨周宅為尤不可勸勸糶提督黃省元
代之哀痛至誓天食素者兩月而周宅不恤也至反
申縣誣其搔擾本州遂差本縣清官梁縣丞前去監
糶今又訪聞縣丞極廉而兩耳目之聰明一旦無以
勝吏卒之奸縣丞初欲先到周宅其見已定廳司乃
硬押轎轎先至康家遂致周官人先期搬藏米穀欲
以空倉虛曆欺瞞縣丞稱為已糶本州契勘此事非

知縣親行不可近臨川管下亦多不糴周知縣照黃
勉齋爲宰日親行出鄉發粟故事周行一月到處發
廩小民方家家得食目今青黃不按民命死活只在
此數日間帖請樂安施知縣痛省騶從即日單車躬
親前去周九十官人藏米處坪上莊凹背莊竹園裏
莊上巴莊東坑莊陳城渡黃細乙家莊饒辰家莊南
埧莊焦坑莊丁陂莊康村莊等處根括斛米疾速應
糴仍請提督黃省元爲民命忍耐莫避仇怨同行指
引以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即追周官人赴州其樂安
縣事帖委鄰縣廉明之官崇仁縣丞趙兼僉即日前
去暫權候施知縣監糴了日回任即請趙縣丞回本
州僉廳分帖仍各差虞候催行

又再委施知縣榜

撫州稅家無不乘貴糴米樂安周宅乃獨深藏到今
豈其雅意正爲青黃不接救民之地耶今施知縣領
九天之命爲百里之君乃觸暑入鄉爲周官人代行
幹甲之職親行糴米實前此所無之事在周宅亦不
勝其榮矣乃聞一境小民過疑周宅他日相害寧忍
飢餓不敢糴其米又聞所委梁縣丞不甚振職日飲
周家之醇酎晝卧周宅之涼床若果如所聞民將何

賴本州呂府判專為救荒而來其欲一到樂安近以知縣自行任責故遲其行今為何時尚可檐閣帖催知縣行司如本州近委同糶之官不能任事及一境小民疑畏周宅而不敢糶米請即飛報知縣朝有報則府判夕起程當日周宅將見封之米並行普散與遠近之民周家他日安得人人而治之鄰近小民今日若與速糶尚可使周宅得錢足亦為周宅之計周宅不應反怨糶米之鄰也榜知縣行司仍帖權縣速遞往一日申

六月三十日在城粥飯局結局榜

日抄七十分公移

廿三

所資

本州當倉庫赤立餓莩滿野之時荷謝衆力造飯救民此是逐日挨排約至六月盡結局凜乎常恐不繼今六月已盡錢來亦盡恰亦荷謝天地早禾已熟米價頓平百姓小民到處可以趁飯此時真可結局矣但恐窮民每日喫見成飯一旦失望今於結局日喫飯了更與各給路糧使之回家趁熟

一年壯人不問丈夫婦女每名並支付米二升官會一貫

一孤老殘患之人每名支米四升官會兩貫

一孤幼小口比大口例是減半每身支米二升官會一貫

石各局委官躬親到寺待客人坐地喫飯勿令起身

先次面問審實帶廳從抄劉訖然後逐名就坐處分
俵前項錢米仍仰監局兵彈壓不許喧譁受領訖人
次第發過出寺其監局造飯將官兵士與各寺同共
造飯僅行火頭別行支搗

七月初一日勸勉宜黃樂安兩縣賑糶未可結
局榜

照對本州勸糶實取怒富家巨室之事應干勸糶官
吏及提督寄君士友人人危懼當職為遍申諸司及
申朝省遂各得展布自盡一州賴以存活惟是倉司
向猶虛席未曾申明遂致攙布袋無詞主狀果有訴

日抄二十

公移一

廿四

五

及宜巡轄等當職已申乞追上詞人審實甘與同罪
矣今來契勘樂安宜黃兩縣管下多不種旱禾率待
九十月間方始得熟見今勸糶猶是青黃不接之時
未可使行結局訪聞大姓上戶買游士以假文義分
譁幹以愬庸受伺候倉臺乘機投訴必欲撓敗見行
荒政除已具申提舉使臺乞賜照應外所合備榜各
縣通知

六月廿八日禁造紅麩榜

米所以救命酒止於行禮一日無食則死百日無酒
不妨故古先聖人拳拳於民令至重酒則除祭祀奉

親外餘皆禁而不飲後世官司以酒爲利縱民飲酒
糜壞米穀此已大闕世道然所壞者猶止秫米耳撫
州風俗多飲紅酒不獨醞釀秫米又盪壞食米爲紅
麴此事最害民食然間猶境內之用耳臨川崇仁接
境一帶如白虎望如上城如馬嶺如航步如衆湖等
處專有一等麴戶壞食米爲紅麴公然發販與四方
民旅如衢州龍游遍賣鄰路之狀是絕本州百姓之
性命以資四遠無賴之狂昏其爲不仁莫此爲甚然
在常年喫了飽飯不知天地不顧罪福猶可諉爲習
俗之常今經不荒餓死無數全獲存者皆是更生此

時而不痛筆又待何時備榜五處仰麴戶上畏天誅
下畏官法日下速行改業別去營生仍仰都官保正
鄰申各行嚴戒覺察如有故違定行徒斷藉沒坵屋
移徙立賞錢一千貫十八界許諸色人捉造麴器具
併見造新麴到州告首即時支賞後於犯人名下追
解其餘諸縣分帖請行禁戢

第二條

到處州郡皆靠酒息又比元額逐年增添獨撫州制
於抱息酒戶總一箇大州府只納得百來貫錢無他
郡十分之一又是二十年前之額今時酒價比舊增

多少而納官獨無分文之增是撫州一郡利源全歸酒戶縱不得此百來貫亦初不計利害今酒戶反敢頓頭驕傲恃此身為官司趨辦之人動輒群到官司喧闐本州近以大荒之後米穀可惜自於城外六七卜里航步等五處禁迤在販州外州麩戶壞米爲麩於在城初無榜文於酒戶初無妨礙乃亦與麩戶平日人情稔熟之故成群到官橫身攔截欲借酒戶官錢之名求免麩戶私麩之禁酒戶自擅州郡之利州郡未嘗仰酒戶之息果何所恃而自認爲驕子耶罰不及衆蕭必達爲倡首之人踈長枷換錮身引押下

第二榜

倉廩壞米地頭白虎窰上城馬嶺航步衆湖五處各示衆一日取各處鄰保及兩都都官已號令訖狀申如酒戶向後再有紊煩定取會鄰州二十年前酒額比對見今酒額照例增錢

紅麩壞食米撫州經此飢荒人得更生之時合呈盡照金谿縣例以麩麩爲白酒昨緣請教於寄居尊上程帥參故於在城酒戶略開一路而特禁村市造紅麩之家今在外者未必皆盡依官司之禁而在城者反先犯官司之禁自早米新熟倉廩造已及一月酒戶若

了自店之用儘已有餘却又代爲村市多造公然販出城外如此則是本州之禁利市倉麩專爲在城商戶等一網兜盡利源之地而於愛惜食米初未有益也截自八月初一日爲始並不許酒戶市戶等私倉紅麩如有已倉造者須於三五日辟邏了當莫留遺蹤初一日以後有造者並照村市已行約束賞錢一千貫許諸色人告首犯人重斷移徙仍榜九門自北五日爲始並不許人搬販紅麩出城有犯並根究倉造之家照前項約束施行門頭守把軍人隱蔽縱容重斷開落名糧

七月初一日勸上戶放債減息榜

近據晏府新恩劄狀稱本州上戶放債取息有至合倍以上者乞行禁戢當職讀之駭然竊是去秋大歉小民必是無可還債今年春夏飢餓必是債上添債今秋若因稍熟上戶便欲一頓對合取償則小民今歲之苦更甚於去歲之荒矣是雖盡與蠲閣可也但念其貧富相資世代相聚不敢行官司一旦直截之令反絕小民他日求債之門先布腹心曉諭上戶上戶若非讀書興家亦是積德致富義理所在其誰不知請自今脫去凡近致身廣大念性命本同一源知

人我本同一體財貨不過外物貧富久必易位將利
債痛減分數許鄰佃量力漸還種德無窮永保富厚
如或故違則有法在

詞許約束

照會當職已入州治令受民詞今預期開列約束下項

一詞許總說

訟乃破家滅身之本骨肉慈為冤讎鄰里化為
仇敵貽禍無窮雖勝亦有不祥其大大焉但世俗
惑於一時血氣之忿苦不自覺耳撫州禮義之
鄉何有於訟近亦間負珥筆之謗識者固虛之

皇朝二十八年

卷一十八

七

況當飢歉之餘正宜省事之日譬如病後將息
為上又豈人戶爭訟之時惟是當職德薄不足
以任教化之責恐或者未能忘訟勉為依例門
放以通民情

一詞許條畫

不經書鋪不受狀無保識不受狀過二百字不
受一狀許兩事不受事不干已不受告許不受
經縣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實不受披紙
枷布枷自毀咆哮故為張皇不受非單獨無子
孫孤孀輒以婦女出名不受應受者隔夜拋箱

當日五更聽狀並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

一詞訴次第

國家四民士農工商應有詞訴今分四項先點喚士人聽狀吏人不得單呼士人姓名須稱某人省元其為士而已貴與蔭及子孫有官用幹僕聽狀者隨附士人之後幹僕却呼姓名然須有本宅保明方受士人狀了方點喚農人須是村鄉種田務本百姓方是農人農者國家之本居士人之次者也餘人不許冒此士且善之稱農

人狀了方點喚工匠應干手作匠人能為器具有資民生日用者皆是工匠狀了方點喚商賈行者為箇坐者為賈凡開店鋪及販賣者皆是四民聽狀之後除軍人目夕在州有事隨說不須聽狀外次第方及雜人如伎術師巫游手末作未作謂非器者牙儈牙儈稍妓樂岐路幹人僮僕等皆是雜人此外又僧道亦吾民為之然據稱超出世俗不拜君王恐於官司無關官司不欲預設此門

一詞款日分

自六月為始每月初三日受在城坊廂狀六月

日私忌改初八日受臨川縣管下鄉都狀初三

日受崇仁縣郭及鄉都狀十八日受金谿縣狀

廿三日受宜黃縣狀廿八日受樂安縣狀自後

月分周而復始其有不測緊急事三不拘此限

但當事不許挾取急為名

樂縣尉絕戶業助和糶榜

故南城縣尉樂迪功名誼初在南城曾求錢氏嬰兒

為子兩歲而夫又嘗求幹人徐順十歲女聖姑為養

女改名妙聖今亦已嫁人縣尉嘗娶妻而中休已改

日抄七十八公移

三十一

嫁江東饒道幹縣尉子然一身身死即為戶絕死後

其族姪文郁嘗自立其子惠孫欲追繼錢氏兩歲之

子其養女妙聖亦嘗冒稱縣尉親女兩歲未成殤既

無立後之法幹人所生女難名本官之親於是其家

蕩無主者外親內族下至幹僕紛然搶攫數世之積

一旦而空其族初以聞之縣縣不敢問本縣繼以申

之州州亦不欲問及衆忿不可遏群訴於州本州委

司戶吳兼檢校徒有屋柱存焉耳雖司戶曉事遂

漸挨索所謂存十一於千百竟何補哉此樂縣尉戶

絕之大略也在法戶絕在當沒官本州念樂氏乃侍

郎名史之後侍郎為撫州在國朝破荒登科之人亦
江西歐曾諸老未出時先以文學顯名本朝之人侍
郎之後雖不止縣尉而有官有主計尚惟縣尉若盡
沒官亦何忍哉公為繼絕以其餘者沒官以其沒官
者為鄉曲誼事庶幾兩全耳繼絕之法當以親論拖
詳樂宅宗支自五世相名友諒之下凡三位樂十官
人一位七樂十一官人一位也樂小三簿與縣尉共
一位也主簿先絕今可為縣尉之後者惟十官人十
一官人兩位耳十一官人生兩子長文郁長者法不
出繼次困已繼主簿所可為縣尉之後者又惟十官

人一位耳十官人生三子長文煥長者法不出繼其
第三人不學而開染店就此位可立者又惟中子名
文炳耳文炳雖年已二十五歲雖亦失學而粗能書
寫略通文理不獨於本位為親亦視諸族為優今立
文炳以繼縣尉之絕照條三分給一至二萬貫而止
以田產屋宇山棧房廊雜產牛畜通計價直而給之
此外有公奩者比文炳多開一世服屬已盡又年已
三十八書寫不成字當來族長保明與文炳同到官
今既不在合立之數量撥一千貫以給之喪葬於條
撥五百貫今時異事殊物價工作皆貴兼樂縣尉身

後可念與增給至一千貫元此於戶絕均給之法多
給二萬貫內外聖既爲養父縣尉別無親而鍾愛之
順其生前之心給一萬貫平人已曾佔田產據銀器
却與比折通葬內樂困省元與縣尉同戶而元亦係
繼絕法無平分除縣尉正日已給外特與給五千貫
文郁曾以其子惠孫爲縣尉之子知其不可先自引
退此有識者也謀繼不遂特給三千貫因與文郁既
給則十一官人位下均及之矣文炳既立紹家業二
萬貫其親兄文煥親弟文明本不可再望然均於縣
尉爲四從姪縣尉絕而方產分寧無獨遺之憾文煥

文明亦各給一千貫如此則十官人位下亦均及之
矣既用繼絕之法又用均給之法侍郎有靈亦知官
司於樂氏無負况縣尉乎此外沒官夫復何說然官
司非利之也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免本州和糴者
四縣與建昌軍以四縣應和糴土產人戶大略相當
前官失於申明糴數乃數倍於建昌譬之舟載非力
勝矣民之困苦亦難言矣本州近雖以阿鄭三鄉譚
胡等莊沒官充軍餉未蒙比折減糴官請於上而羽
言未必盡效且擊民瘼朝夕痛心今姑以樂宅沒官
之物少寬之內椿到元米二萬一千有零鄉石禾一

萬一千有零秤及今年新租及索到被搶銀器二千二百餘兩金器三十二兩并見錢會子並責付引監本宅幹人糴米以充和糴候見數目却以將來拋降糴本計筭若可招糴湊足則竟與免敷派或尚有欠少則作劄分致上戶以盡免中下戶價既比常年特增數又比常年特減亦是寬民此係寬今年和糴者如此其沒官田畝雜產就将樂縣尉水次二莊立為和糴莊自咸淳九年以後歲收所入除合苗稅外並補助和糴派類以寬衆力此莊既立將來豈無興念遇機會撥添者此係寬將來之和糴者如此此外尚

有王帶一條恐是樂氏先世舊物兼幹人亦難責其倉猝變賣特給還繼絕之文炳其喪葬錢一項恐物業難於一旦變錢又新租已充和糴猝急無可支用亦合將錢會合銀紐計付之但須喪葬有期責付最親位樂困省元主張文炳同領辦事方可今即付之恐或他用耳樂宅四幹人計置獄吏會子李宅幹人計置獄吏銀器並勒具引監并充招糴助入和糴山林房廊雜產勒四幹具數引官牙點踏估價通計貫數以憑撥付立繼者均給者沒官者各置干照收執備榜州衙及市曹通知候見數目撥定申諸監司照

應其各幹侵盜主財情由分別呈斷

招糴免和糴榜

照對本州稅戶之困於和糴久矣然三邊未撤戍和糴無可免之理且朝廷初立官價向嘗虧民特以特異事殊鄉賈每增而官價如舊又湖廣綱運路遠押官必多不加耗遂致人戶不能無重費爾當職猥以非才竊食此邦日夜思所以救此嘗力申裁減不從遂以樂縣尉戶絕見管米并索到各幹侵盜金銀器等責令變買湊添糴本自為民戶招糴一年全不敷派方措置間又再準運司於元派七萬二千五百石

三抄公移七十一

一廿四

之外增派通作一十萬石糴數既增難盡招糴今除元派下七萬二千五百石自照本州已行將樂宅錢米照鄉價湊補及多方回糴以寬民力外所有運司續添和糴二萬七千五百石本州既無力可併招糴只得照官價派糴然今年既增糴數比去年三停加一則人戶去年糴二百石者今年合糴三百石今來本州既將元數招糴外則續派之數不惟比去年不增又更於去年元派之數再減十分之四以寬上中戶其常年所派下戶則並與免派庶上下皆寬本州稅戶須仰體朝廷和糴餉邊正為內地安靜之計

國一體痛痒相關正是爲民非是厲民見今科撥已下取運將到數目既輕速了爲上官司既不比常年多糴則稅亦不可比常年准誤切宜享體

祀必集詩

營房損漏兵官不待督移霖雨經時有司先葺營寨此國法也本州軍人無屋可住者十居八九稅賃居止既費多錢軍民雜處或喧闐言職心甚念之近行下諸營計料本案山一一家有三四名軍請者可以併住其說良是以本官請費用不敷也然恐家口既衆苦於窄狹今有一家三二名者可起屋兩間父子一

日抄七十八

卅五

景原

家兩名及一名者却各照舊止起一間春雨方興宜急爲計案即囑各營軍頭筭計定數定限來日吉日責錢付工匠作頭交領責限分頭早辦仍榜諭通知

咸淳八年正旦曉諭敬天說

照對本職恭承之不能一毫有補於民每五鼓行轎率見街市挂天燈供天香輒爲欣喜蓋人知敬天何事不善此本州風俗最好處今當歲事更新敢演敬天之說爲告

一日月星辰風雷雨露皆是天

凡皆顯然在日名曰造化以長我育我又生五穀

蔬果以活我性命若使有一欠闕我便無以為生
於此無一不做方為敬天

若拜祭塔廟迎引社會枉費財物等事皆是信
邪造罪即非敬天

一朝廷是天

天生太祖皇帝以仁立國今我皇上恭儉厚
下凡有心嚴刑重斂遊幸上六詞遣征行下戈爭
戰擾民之事一毫無之上自堯舜方見本朝我生
何幸得在今日此等恩德將何以報又其行事皆
是代天立條法是禁姦戢暴使我歸善如取官
賦是養軍衛邊使我安樂於此知慚知愧依公服
理以上兩語朝廷使天下長長如此太平方為敬天
若言這等事不有官法皆非敬天

一父母是天

天生萬民生生不息故父母之氣便是天之氣父
母生我父母便是天自父母又分為兄弟宗族內
外姻眷無非此一氣於此能備盡恩愛方為敬天
若為財物所昏為血氣所使一有違忤皆非敬天

一自身是天

人身四肢百骸皆從鼻息取天之清氣以能生活

如魚在水以水而活其理一般故凡我之舉動言語非我自能之也皆天也至於人之一心又為一身之主虛明知覺名曰天君我舉一念人雖未知此心先知即是天知人必先使此心端正方為敬天若起念害物或欺心瞞人皆非敬天右請因平日敬天之心新年更推廣敬天之實風俗日美長享太平不勝幸甚

咸淳九年正旦再論敬天說

照對本職每見吾民五更早起點天燈燒天香不勝贊喜去年正月初一日因作敬天說就行奉勸近來

一月廿七十八公移一

三十七

付

風俗尤好詞訟頓稀年穀豐登疾病不作此皆吾民敬天之效可賀可賀今年又見新正新者作新之時正者正始之日天燈熒煌天香紛郁神明在上此心肅然邪念盡消耳目聰明四肢百骸亦皆輕爽此時此心直與天一豈不樂哉吾願吾民而今而後自正月朔一日至一年三百六十日自天燈天香至事父母友兄弟親宗族接鄰里應干交財買賣諸事百為此心常新此心常正此心常敬天明明上天隨處照臨則吾民自作多福長享太平其樂亦無窮矣謹因新正再此奉勸善當職不憂吾民敬天之心不常只

憂吾民敬神之心不的神者日月星辰風雷雨露顯
然在眼變化莫測故名曰神若與人相似可與人接
則非神矣今世俗不以天神為神反裝塑泥像有手
有脚不能舉動亦名曰神此尚不得與人為比豈得
謂之神哉且神者生我者也養我者也此真神也我
賴其造化者也有恩當報故宜敬之泥神者待我捏
成者也待我供養者也此泥塊也非神也反出於我
者也何恩可報乃反敬之楚國語云民匱於祀此言
楚俗淫祀因此匱之吾州舊亦楚地其以泥塊為神
至於罄竭家財作會祭賽蓋積弊然也兩年以來已

日抄七一

公移一

卅八

行

燒划船公帖

荷吾民信行當職之說專一敬天不祭邪神災害不
生闔境平安深恐當職去後把捉不牢自信不過又
祭邪神則所謂敬天者有名無實有始無終不免諄
諄預此再勸當職春夏官蒞既歸明年正月一日不
及勸吾民矣故不勝拳拳無窮之祝謹聽毋忽

傳九二故違約束鼓集惡少划船迎神為生事害民
之端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鄰州詞人自便仍帖三廂
索上神廟僧寺人戶划船並赴教場十六日焚毀帖
諸縣一體施行

逐發源注疏人出界榜

當職昨日出迎詔書見文昌橋上貼發源廟注疏印榜此必有師巫廟祝之徒來此騙脅吾民帖三廟官備在城內外搗毀其榜按逐其人限一日取肅靜狀申外四縣帖請一體行若客店停着者杖一百或本州有為之道也幹緣行疏者徒斷移徙榜示州前仰吾民各自敬畏天地孝養父母遵守國法世界道理不遇如此若捨此不顧反信邪費財奉事泥塊必罰無恕

咸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

日抄公移七十八

廿九

日抄

二月十五日勸農勸種稻也此州縣自古之所同也八月十五日再勸農勸種麥也此本州今日之所獨也何天下州縣皆不勸種麥而本州獨勸以天下百姓皆種麥而本州獨不種也本州百姓何以不種麥以不曾知種麥之利不曾受不種麥之害也去歲大旱今歲米糶百錢一升餓死者無數其幸而不死者亦曾吞飢忍餓或典田賣地或生錢做債或乞曆告糶皆是寒寒冷冷拖兒帶子奔走道路立在稅家門口含淚哀告喫盡萬千苦惱方纔救得殘命當來若曾種大麥望着四月便飽喫麥飯何至受許多苦惱

是我本州百姓今年曾親受不種麥之害矣既嘗親
受不種麥之害便當急圖種麥之利種麥之利爾民
未知今太守爲爾言之每年春夏之間舊穀既盡新
穀未種天特生麥以濟缺乏使爾人民喫此麥飯種
此禾稻循環接續常得飽足故農爲國之本麥又爲
農之本是麥之功甚大也大凡種稻須用耒耨熟耘
須用露體冷是惟麥則不然及秋而種天氣未寒初
夏即收天氣未熟種於乾地手脚不沾泥水鋤塊而
作孔亦可種犁地而撒子亦可種是麥之事甚易也
近世有田者不種種田者無田爾民終歲辛苦田主
坐享花利惟是種麥不用還租種得一石是一石
種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麥稗當初夏無人入山樵採
之時可代柴薪是麥之所收甚多也其功既大其事
甚易其所得又多麥之利如此不知爾民何故不種
或謂本州不宜種麥太守竊謂不然一般天時一般
地利未說天下出界且說江西江西其他十州皆種
麥何故撫州獨不可種撫州外縣間亦種小麥可故
臨川界併小麥不可種或謂蕪州近城多是沙地故
不可種太守亦竊謂不然麥宜高燥山地皆種山地
何嘗無沙且沙地只是滲水易得水乾今繞成既成

盛水種稻何為不可棄高種麥太守為爾再三思量
只是撫州田上好出米多常年喫白米飯慣了厭賤
麥飯以為糲糲既不肯喫遂不肯種祖父既不曾種
子孫遂不曾識聞有碎米尚付猪狗况麥飯乎然此
不可之大者也天生二麥以為農種之本而爾農棄
之乎麥跨四時取得中和之氣而爾農棄之乎自古
聖賢皆勸種麥而爾農棄之乎貴為天子尚且嘗麥
而爾農棄之乎尊如宗廟亦必薦麥而爾農棄之乎
貧者尚殮糟糠而爾農棄之麥不食乎荒歲尚食草根
而爾民弃麥不種乎今夏穀食固是受不曾種麥之
害去年大荒亦未必不肯種麥之報常年享了快
活故不肯種今年新經苦憊心何可不種今告爾農諄
羣合本早糴麥種及時多種無力出境糴種者田主
助之既得稻熟又得麥熟貧者可以飽足富者可以
免擾田里相安即是太平太守不勝苦切勸諭之至

咸淳八年春勸農文

每歲二月朝廷命郡太守勸農於郊以民生性命在
農國家根本在農天下事莫重於農故切切然以此
為第一事近來反因歲歲講行上下習熟視為文具
今太守是浙間貧士人生長田里親嘗種田備知艱

苦見撫州農民與浙間多有不同爲之驚恠真誠痛
告實非文具願爾農今年亦莫作文具看也浙間無
寸土不耕田隴之上又種桑種菜今撫州多有荒野
不耕桑麻菜蔬之屬皆少不知何故浙間纔無雨便
車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去年太守到郊外看水見
百姓有水甦亦不車各人在門前閑坐甚至到九井
祈雨行大溪邊見溪水拍岸岸上田皆焦枯坼裂更
無人車水不知何故浙間二遍耘田次第轉指不曾
停歇撫州勤力者耘得二兩遍懶者全不耘太守曾
親行田間見苗間野草反多於苗不知何故浙間終

年備辦糞土春間夏間常常澆壅撫州勤力者所得
些少柴草在田懶者全然不管不知何故浙間秋收
後便耕田春二月又再耕名曰抄田撫州收稻了田
便荒版去年見五月間方有人耕荒田盡被荒草抽
了地力不知何故雖曰千里不同風撫州不可以浙
間爲比畢竟農種以勤爲本古人有云人生在勤勤
則不匱又曰農夫鹵莽而種之天亦鹵莽而報之此
理安得不同想爾撫州穀米價平不知艱苦不將爲
事去年春夏間農種百姓也喫了些苦今年若不省
懼何以契天太守自知德薄言輕勸人不行去年特

地勸種麥爾農尚不肯聽今春是急
何緣肯聽但上下一
休戚相關
農若欠飲
責其責在太守是不容不
滿告幸爾
思量事
氣自今勤謹上契天心
續豐年太
分安樂不勝幸甚

咸淳八年
勸種麥文

太守去歲
種麥乃佃戶
利所以示
爾種不知工佃相侵
間先以
前秋間有本不至欠
況收來
五月種不在五月初不
種米非主家之
亦主家之利

咸淳八年

四十三

甘貧

使田上
不欲多種
撫州無限山坡
今年本
禁食紅麴既無紅麴
直錢此
正是爾農種麥之一
特再勸
明年太守官滿不復在此
不種將
萬一天時不測
守之言
至得其情切矣
或失時

咸淳九年
春勸農文

朝廷第一重農
特令州縣長官親
出郊勸農
是百姓本業
初何待勸
若論撫州
俗却有不容不
勸者農以麥為本
撫州獨不種
致中夏無力

本布種昔潭州亦不種麥自官公做安撫勸令種
麥百姓遂享其利今太守甚明德薄勸爾農不行近
金谿知縣新到曾面議外州耕種種穀下谷都請縣
必能一體施行爾農今後切須勉此不容不勸者
也農以桑為計撫州獨不種桑桑
解債納官昔寧城縣亦不種桑
犯罪者種桑贖罪
勸爾農不旱之金谿縣新到本
荒山野地總之何處皆必能
切須種桑此不容不勸者也
得閑草抽了地力今撫州多
減耗矣爾農如何不秋耕田
耙上一耙便平今撫州牛
熟矣爾農如何不立耙田近溪水
田不近水須各自鑿井貯水今撫州一切靠天五月
不雨立見狼狽十日連雨亦無停
做箇意智此皆不容不勸者
力及民然與爾農曾共
去言語不覺苦切則農可日思
茲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九

公移二

江西提舉司

咸淳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割

免一路同官通啓劄公文

當職偶叨誤渥兼權倉司又以小官不容辭免今既
兩月深恐稽違將以八月十一日通飭拜受權行管
幹退惟才疎資淺何修而可逃責尚惟十一州五十
六縣同官悉心見效別具單剴稟求外仰本司預期
關報所屬照應凡權例等項一切蠲免但各以職事
及人才之賢否民生之休戚親書徑說呈事文談

求信移

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之進在薦舉當職平生不求
人今亦不之求矣夫人才之進在薦舉當職平生不求
告上天
州同官
罪狀應遇投
是求舉方可圻呈
杖八十其干請之官平日雖賢坐此一失亦斷斷不
舉備榜客位仍轉牒所屬通知庶免違誤

免專人匣子公文

州縣之不可爲專人害之也專人之不容不遣匣帖
之違限激之也匣帖之不能不違限匣帖到司之繳
費阻之也今請諸州主管官及五十六縣知縣各造
自承往回蓋四箇蓋面刻某州某縣並文字蓋於其
傍刻題某月某日發某月某日到主管官則總在州
諸廳由州入蓋知縣則總一縣諸廳申狀入蓋縣道
之不近者則遣人
就縣或就州附送鎮寨之不
近縣道者則遣人
到當至下即時當
州之蓋州之蓋
面遣人以
誤以取
速占人
狀知縣取
惟務省事
外別無預
抽回專人

牒帖請州縣各官任真自置認冊自立信限其限解
若干其限解若干本司以厚待士大夫諸州縣同官
一洗舊弊毋落吏手自誤取擾而一切以至誠與本
司相守應于日前專人並引抽回除程一日定到後

至者斷逐各處義倉米牒帖各官依實具見管責限
補舊欠自行置冊供申一日先具遵稟入新置自承
孟子附遞到或有差更在外者準此不問此單所具
諸州一體牒榜各縣分帖使各備榜縣前通知

詞訴約束

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六條按察專為郡國不能奉法
養民者設國朝之置監司即漢人之置刺史其職固
自有在非使代州縣受詞訴為一道聚訟之委也法
曰縣斷不平許經州州斷不平許經監司蓋亦防州
縣長吏萬一受欺曲斷而然其曰許云者又必察其

日抄七十九

卷二

二

論

所斷真有不平而後受非以次第而至必指為受訟
之地與州縣等也近世承平日久風俗日變豪家吞
併小民必反其鋒以越訴侵占富家不納王賦必匿
其形以越訴欺詐如此等類不一而足閭里坐此蕭
條縣道坐此敗壞根本所繫令人痛心本司今亦遇
三受詞但非事屬本司已經州縣而所斷不平者決
不受理其有事雖屬本司而不經州縣并不經本司
乃越經朝省臺部照狀送下者並具狀繳申不敢施
行仍先申照會備榜司前使眾通知其餘條書自有
法在

義役差役榜

吉水鄭知縣排結義役又排差役隨宜區處各有條
流良可嘉嘆役者自下而上第一重官司蓋基本之
地也知縣於此盡心能知先務他復何憂然天下風
俗不同人心私意各異義役或固是勝於差役而
近來義役亦有差出於物力高強身
充主役之家則以一舊家充役者皆拘入
義役此等事一之向來既已糾今來幸有
定論亦得使首之以下排結既眾則上等
戶反寬而身充主役者制其權役使群動自家戶
產陰已免役此一弊也由戶以下既入義役差排輪
充或十日五日宜不為重而不幸都保有重難事偶
在此十日五日之內此等人戶縣道生疎支吾不行
權歸主役聞有主役而不仁者反為打話賣弄之人
充役之家一舉遠空主役之家兼并得便此二弊也
大凡鄉保有大役有小役大役者保正也小役者大
小保長也所在保正有事多是良率大小保長之錢
以應縣吏之誅求則雖名小役亦重役也向也上戶
充大役小戶充小役家有一二十畝之田輪充一次
尚可支當今中戶以下盡入義役則小役之為大小

保長者降而差及一兩畝田及無田而有屋基者墳
山柱名縣道略有稅產者皆須充大小保長一次輪
充其家遂索而貧苦益衆此三弊也其免役法之難
也國朝仁厚先賢盡出極力思所以免之僅免得衙
前之後而在鄉遠者保正則及大小保者無策可免
乾淳間馮州松陽等創為公而地州效之入戶無爭
糾廢家之患官自每言保甲之擾可謂良法矣日
久弊生又復有保甲之弊保甲之弊保甲司以役事為職
合先主張保甲之法保甲之法保甲司得人皆如吉水則可
不擾而辦保甲之法保甲之法保甲司得人皆如吉水則可

矣備帖一略
知人戶虛實
見成鼠尾單
議母以文引而
緊限而屬其便
便此二事也充役
有產稅者別充小役毋容盡入大役以革前所說三
者之弊此三事也吉水縣區處已備併請用今日本
司之說而參訂焉便役法既成而上下戶皆便方為
全美仍榜各州主督官衙前使衆通知此通行之說

也又近年王寶章知台州勸諭上戶各出田供長役之費每都不過二百畝而其費有餘即以花利餘錢衆買役田衆置之田既及初約之數即以元助之田撥還元助之戶今已成就處名矣遂得役戶不失元田不費分文而役事自有義役莊田在募長役人戶並不知有役事擾此是上憲量創行若本縣有鄉貴人士上戶能自募知及作學好官真能行勸募尤爲無窮之利并與帖榜

本縣通判水利公劄

其猥以晚六兼二常平

一

八

六

付員

而可稱寒是世郡吏比少之春是仰是賴竊惟常平之要有三曰穀米曰役事曰水利也義米本百姓自備凶荒而有司者導之此何忍言必事惟知縣可與上戶面議而司乃公移則其庸其不敢效凡皆略以鄙見達之所屬同官矣然此目前吏文之事也惟水利真善利民無窮所關尤大而爲常平之官者乃以非省所吏文之所促迫往往亦念不及此今歲部內天幸小稔豐隙在望又久雨之後必可及時晴殆天賜之暇也若不亟圖何以爲吾民久長之計哉撫州最近已選委員司戶勸求修築以禮勸而不事文移

隨事宜而不立定說次第漸有端緒惟是各州去司
存隔遠其徒有拳拳而不敢踰度恐事未必成而徒
擾也區區欲望府判多方體訪管下有無廢壞合修
去處及爲豪家所占合修復去處或選委同官單車
親行相度或分割縣官請寄居上戶與之面議次第
往復一惟以書如議家事然不勝願幸之至

放結閔久禁人公牒

我朝以仁立國事非惡逆無不赦放此事元因朱隅
官余隅官兩家有隙率衆相鬪名曰結閔已經二十
八年朱隅官余隅官皆久已死亡而被喚結閔之人

老於獄尸死無日矣柰何八該明禪郊祀 儲君及
星變以至聖上登極大赦官司皆不與呈放豈所以
布宣朝廷寬大之恩哉今日明禪禮成恩霈將到所
有元寄州院社一周茹四元寄司理院余六乙周四
二元寄臨川縣張二余宜生三獄共六名係元解十
一名囚死僅存衰老待盡之人並牒押回本貫州縣
着家聽候六七十歲衰老二十八年坐獄一旦再見
天日復還故鄉得以老死於田廬中皆 聖恩之及
也外有曾嫩曾四乙元因何十章五賢人隨從燒毀
譚宅屋宇正犯人何十章五已斷而曾嫩曾四乙因

循禁獄自戊午至今壬申亦已十五年此又何為者
耶併與牒押回本軍着家取交管申母今曖昧不決
老死獄中而後已也

曉諭遺棄孩

本司元有慈幼局見今所養不過四五名各已長成
之人蓋撫州風俗素美無甚遺棄慈幼徒有虛名當
職愧焉因念人家生男育女誰忍遺棄間或有之苦
於貧耳官司收哺於已棄之後孰若保全於未棄之
先西漢盛時有胎養報我 高宗紹興八年指揮貧
之妊婦支常平米四斗紹興十五年改支一石今常

一
口抄本類考 卷二十九 八後二

陳

平米上屬省所本司不可擅支合體此良法美意變
通慈幼元規應諸坊廟委係貧乏妊婦無力養育之
家許於臨產之時經坊長保明申上支保產米一石
會子五貫其見在本局四五人既已長成每日坐守
兩餐自少不學事藝將來有何歸着為民父母豈可
賺他一生今仰店鋪人有欲收為使喚或買賣人有
欲收為歌賣及恐有宗族親舊自欲收錄或民間欲
收養為子並仰經坊長求四鄰保明申上本司當併
此兒一年合支錢米作一頓給付收錄之家使之早
有歸着各自習學道業求長久活路榜諭司前局煎

市曹使衆通知

曉諭新城縣免讎殺榜

建昌軍新城縣管下德安鄉諸都昨因蹇知縣劄青冊擾民致鄉民結閥拒違本司以罪在官吏已行劾官配吏訖鄉民此時便合放散各務本業乃因鄉民自有私怨又相讎殺或東者去劫西者或上保去趁下保彼此報復何有了期又聞張村與六坪兩處因爭漁利日夜相攻甚至殺人放火前日結閥拒追猶可說官司不是今日結閥相殺又是誰不是耶本司比諸監司去新城最近前日官司不是既已治官司

日抄分類卷七十九

公教二

九

陳魯

之人今日是百姓自做不是又安得坐視但念百姓皆吾赤子元非作亂只是報冤未欲遽見施行且先給榜曉諭大凡冤家只可解不可鬧總解便休纔鬧轉深若去鬧時俗諺云贏他一萬自損三千本要殺他反被他殺了濟得甚事又俗諺云人頑似鐵官法如燼德安往年幾箇倡亂何曾一人得保首領此皆爾百姓眼見者若能解時只在一念將前日報冤之心回轉思量畢竟他也是我鄉鄰或是我親舊有事只可忍而豈可相殺只可讓他做得不是豈可和我做得不是畢竟我箇性命亦自重大上有父母要我

供養下有妻子要我撫育若有病痛尚且醫救欲得
延生豈可拚命離教或有死亡尚且哭泣恨不再生
豈可平白討死人身難得中士難生自小出世以來
只願百年在世豈可等天立地做大丈夫有些氣子
忍不住輕身壞了一生仰榜到之日更相解勸父勸
其子妻勸其夫田主勸其佃戶統家勸其小吏都副
隅保勸其鄉社以保身命以全鄉井轉禍為福永享
太平豈不樂哉備榜縣前仍帖權縣請更轉榜各都
村墟要開等處使之通知自然無事或有鄉曲向上
之人合禮請任責徑自領宣區處施行

日抄公類卷

公教二

十

江西提刑司咸鴻九年三月

交割到任日鏤榜約束

照對當職近以撫州兼權提舉曾牒報本路同官大略
謂人心之理國家之法即是本司約束別無預約條件
蓋此時以提舉司事少而兼權非專司比也今叨誤渥
擢司刑憲日抄繫既重事緒尤繁合先開具大要下項

一刑獄

獄司事莫重於人命一一自有明條惟縣吏反監
體驗官下鄉賣弄盡出其手一下便非本情及追
捕一行人回縣詐錢不即時於地頭書填格目及

茶食引保人指定保正通同打話將干繫人視貨輕重為操縱出入及取入門款官不即時到獄停朝隔宿又不親面審供點對元情及尉司獄司皆以已配老吏穿款變亂本情及保正關役處隅官坐視不即時收捕兇身以致淹延凡此六項自今部內並請一切更新有犯斷斷不恕此外又有譁徒專將身死不明四字把持村民作血屬經官官司便作致死事行移三年五載後雖終成白休而干連人已皆瘦死一方生聚為之蕭然賊害吾民莫此為毒兼鄉民畏此無端之擾無人肯充保正

日抄分類卷

公移二

宗文

違誤公私事務不可勝法皆此曹禍之也今當職第一以理雪民命為重亦第一以痛革誣訴為急仰縣道發覺官司遇此詞訴必審問的是被死人親父母或無父母身未嘗娶的是被死人親兄弟或無父母兄弟的是被死人妻子必單身人被死方許次第有服紀止一人出名作血屬須說被死來歷證見痕傷分曉責反坐狀體驗得實即依條不移時填入格目捨此泛稱血屬云有其親身死不明或不知人命着落之類皆是譁徒教唆雷同古本並不許縣道輕受其自縊自溺自刑自害

死擲死小兒女與將父病死人稱被嚇殺諸般尤
賴既非被殺皆不應作大辟事施行爲吏人通同
脅詐之計昨見官司受此詞訴則小人反因之而
輕生或不受此詞訴則小人自因之而惜命若不
受理救人無限諸縣皆膺百里民社之寄謹之謹
之違定按劾

一泛追

人命事未能伸一人之冤已先添數十人之冤其
弊皆因公人世界遞相吞啗節節計置非錢不行
縣獄若不遍追一鄉無辜之人則結解時無以充

計置本州公人之費州獄若不再追本縣已放之
人則圓結時無以充提刑司計置公人之費積弊
已深有力莫救故百姓無非公人几上之肉而官
負徒爲公人趨錢之奴耳一件人命事在官無限
公人張頤待哺提刑司公人則獨據要會坐收全
利者也今當職雖不才焚香告天誓革此弊若非
的係被殺決不容縣道輕受若非真的同共行兇
及親切證見決不容縣道輕追若非委有出入異
同決不容州獄再追本縣已放干連人及追縣吏
詐錢當職自當不憚辛勤親自巡歷面問剖決如

披閱案牘考究首尾縣獄追不當追之人州獄追不當追之人並將犯人決配本官按劾其有圓結到司小親且當時由聽區甄仰州縣官吏毋預憂事落公人十恐其枝節生事預苦吾民辦計置錢也

一贓錢

本司號正監司第一旨當奉以爲賭是之地獨因司存赤立例以贓錢爲之遣遂致引惹一等竟徒欲害人而無其說者取不遠千里妄稱被某人拐脫錢若干或被告實若干或被告奪去錢若干本司誤認爲利源所至或虛實而行之牌匣專

月報于九

公積二

十二

五

人布滿州縣大半三運想錢而發所解能有幾何而搔擾則不可勝之謂矣切予前屢繫累家無噍類則又案吏代納案吏之債債是亦生民之膏血興言及此令人汗顏公當職與州縣約應元有窠名合解本司吏無贓罰錢請各自置冊分限自承依時抱解此外雖有積年非以監贓截目榜牒到日一切住行凡用贓錢世繫人並放已配見監贓吏人並免賦四丁下印發

一專人

大凡監司州縣非不知專人之害良由散帖不應

故入牌筒牌筒不應故入匣子黑匣不應綠匣又
不應方必而遺事人不知其不應者正由繳納有
重費罪本不在下也當職須兼君司盡抽回專人
具劄懇諭一路同員請公自置往回孟子四箇州
則通判總一州之回報縣則知縣總一縣之回報
循環附遞常聽而坊當聽而還繳書畫免已荷一
路同官相應以在憲司請各依前一體相守憲
司多人命重事仍請各官更立具冊案頭每日點檢
齊候事人事到即時回報事亦即時回報事未
了則即時照限申送以信相守堅如金石如或違
誤官罰吏黥

一詞訴

詞訴惟命官犯賊者受吏犯枉法賊已經州縣者
受事屬本司曾經州縣所斷委未平當者受其餘
小事各有司存或不經次第官司直經朝省臺部
脫送本司者當點對據實回申決不輕行白帖權
攝人仰口下去官其或恣詞追勘點配

一巡緝

本職當單車巡歷訪求民瘼理決滯獄求以仰稱
聖朝欽恤民命之萬一所到州縣官負並免迎送

但以職事簡徑見教其有寄居士友生長本路目
覩民生疾苦熟知本司關朱事件者併乞省文直
書賜教不勝願幸

詞訴約束

古者帝王親行巡狩以察四方諸侯至漢遣六百石
吏察郡國二千石長史以代親行謂之刺史至本朝
謂之監司故出稱外臺為天子耳目之官但擇州縣
官不奉法為民者去之則百姓自然安迹非代州縣
受詞訴為一路聚訟之委也近來此意不明部內之
官或橫縱害民而不問反不捐細大務以聽訟為盡

職遂使豪右謹健之徒紛然競集隔千里遠邈不接
之地信一時張皇無實之說牌匣絡繹專受下
迫州縣騷動閭里雖雞犬亦不得其寧是豈朝廷設
監司之本意哉當職交印後二十日之間閱過舊案
千餘件率多煩碎虛誕不當受理之事前此幕官徒
以司存所仰賊錢默有拘礙往往經隔三年五載不
決以俟監賊耳今當職賊錢先已榜放舊事逐日疏
決以冀司存一清上下相安司案乃是舊例求批詞
訴約束當職每日五鼓出廳非避懶之人也詞訴亦
須受理但擇其關係之大者方受且分次第先後耳

一第一次先理命官犯贓狀

右除日前舊事免問外截自今年三月初六日當職交割以後如有州縣官下至巡尉監當取受民財仰被詐人指陳的實證佐先責反坐狀留身訖徑追被訴之官赴司究對依條施行更不行尋常帖問具拮追吏根究等虛文故事此項候聖節後四月十三日受詞

一第二次理豪家把持公事狀

右亦截自當職交割後有寄居富室敢預公事自殘其鄉里者仰被害人指實陳告施行一切如前

此項候五月十三日受詞此日有別項緊切事併附受詞

一第三方理其它本司合受事

右舊事逐日剖決不待催詞新事自有次第官司不當越訴自此一月一放狀亦以命官犯贓豪家把持事為先其狀先否先判

榜諭諸州住行不切詞訴

大江以西山水秀拔取號人物淵藪間有所稟之偏者流於俠而好勝遂招珥筆之譏議者惜焉今當職交事之初披閱訟牒多非緊要此等縱欲規害所怨

其自身亦豈能晏然而坐勝乎不知亦何苦而爲此哉時事尚艱神明甚近 聖君大臣方憂勞於其內邊臣戰士誓奮死於其外我輩官吏士民皆當竦然自立改心擇行且相與保全自家一段元氣以契天地以體朝廷奈何於宗族鄰里之間忍於相讎甚至士大夫不能自免何其溺於舊習尚不知變乎仰案呈連日已斷不切舊事備榜各郡市曹請從今自悔爲忠厚之歸毋犯有司也

又再榜諭吉州詞訴

嘗職自交割後四五十日之間已判過吉州不切公事七八百件今住司人來尚復有之豈真吉州人之健訟亦本司舊弊輕易泛受誤人於多訟之地耳今并住行使吾吉州之人各知好惡守分相安一變前日之爲以洗健訟之謗也

禁划船迎會榜

吉州倉斗陳重三不伏本州禁約至因划船迎神毆鬪繫獄身死其母阿劉經前政妄詞以人命事爲訴當職三月二十二日已行斷遣并將一行干連人踈放未據本州回報牒催申照得小人迎神名曰求福今反死於非命干擾無限平人福安在哉當職前任

廣德軍通判禁絕本軍罪願傷神并張王迎祭等會
近在撫州燒毀划船千三百餘隻圻毀邪廟禁絕瘟
神等會廣德撫州連年皆得大熟人民安樂並無災
癘福不在此乎本司所領是刑獄殺傷之事愚民迎
會乃刑獄殺傷之端併榜一路州縣預行禁嚴仍連
粘當職在撫州曉諭敬天說兩紙使其知天地神明
是神泥胚胡謬不是神各歸正道以致自求之福毋
更信邪以速自取之禍如有違犯定將社首決配籍
沒併火其廟為灰其地為潞永絕禍根仍牒帖諸
州縣常切覺察有犯即時申來內贛州乾地划船之
風尤盛正與撫州之事一同牒請兵鈐司一体行

客位榜

官負見訪仰客將預先覆知若通寒温只可三進說
三數句告莫多事孔子惡便佞便者巧趨踰佞者有
口才今人誤以為好事更欲以此求知於人豈世間
自有好之者耶今後如州縣同官辦一副當應用家
見成頌德言語來面前誦讀一遍者則其人可知矣
將客將從杖六十科斷以懲其不曾覆知之罪備榜
客位通知庶同官各務誠實

